

我的童年之愚溪野炊

李浙平

大概是小学四年级时 ,学校组织一次行军。不同以往的是 ,这次行军不带熟干粮 ,而是要进行野炊。

我们回家后 ,首先向家长说明情况 ,然后讨到买野炊食物的钱和粮票后 ,大家便兴高采烈到菜场买菜 ,这是我第一次的买菜经历。在南门纪念碑附近的菜场 ,我们买来猪肉、白菜、豆腐干 ;到三八粮店买了几斤米 ;铅锅、铁锅、饭铲、锅盖、菜刀、板钻、碗、筷、抹布、火柴等用品 ,都是我们从家里拿来的。

行军目的地是愚溪。那天愚溪可谓是人山人海 ,每个班级在老师带领下选好各自野炊地。

满目绿翠青山 ,远方是金黄的稻田。鸟雀的鸣声与溪流的潺潺和成美妙的自然之曲。透过茂密树林 ,可以看到农舍炊烟袅袅升起。从田间归来的农民 ,偶尔也驻足看看这热闹景象。但当时 ,我们却没有兴致欣赏这乡村之美。在分工后 ,各自为了这难得一遇的野炊忙碌开了。

锅灶就用溪滩上的大卵石垒成 ,柴火则要到树林里找 ,在清澈溪水里淘米、洗肉、洗菜 ,然后将肉、白菜、豆腐干切块。大家忙得不亦乐乎 ,却也不时有抱怨声起 ,主要是 ,柴火太湿 ,点不起旺火 ,烟熏得人直流眼泪。于是 ,负责找柴火的同学又得屁颠屁颠跑去找干柴。肉切得太大了 ,在吆喝声中又重新改刀 ,切成一条条如蚯蚓状。淘米不慎 ,将一大把的米 ,倾在溪里 ,被流水缓缓带走 ,被老师发现 ,挨了 太浪费 的批



评。

铅锅还没洗啊 ,快洗了给我 ,要煮饭了。 火烧大点 ,人给烟熏熏死了。 饭烧焦了 ,快端起。 盐在哪里 ? 肉与豆腐干一起烧的。 菜太淡了 ,盐撒底添 可怜我们呀 ,平时哪里干过这些活 ,手忙脚乱 ,终于完成这野外午餐的烹饪。

饭和菜是平均分到每个人碗里 ,如果谁看自己碗里菜多肉少 ,就会叫起来 ,要求再添点肉。因为饭煮糊了 ,闻着一股焦味 ,谁都想要上面的饭 ,但剩下的又不能倒掉 ,于是 ,每人饭碗上都覆上一块焦

黑的锅巴。

饭里有苦的锅巴 ,白菜太咸了 ,而肉太淡 ,且未烧烂。这一顿野餐 ,于今天学生来讲 ,估计令人难以下咽。但我们 ,还是狼吞虎咽全部吃完 ,似饥不择食 ,但吃得津津有味。这不仅仅有劳动后真正饥饿的感觉 ,更在于它是我们自己动手的集体劳动成果。

如今看到野炊者 ,带着盒装食品 ,用着现代炊具 ,而剩余之物乱弃于乡野之地 ,甚为痛心。不知苦 ,焉享甜。这也许是那次野炊给我的生活启示吧。

疯狂的美食群

张秀玲

自从微信普及后 ,各种群应运而生。这些群 ,更多时候寂静无声 ,只是偶尔热闹一阵 ,一般是某个活动或者某个通知。

但是 ,至今有个群 ,一直非常活跃 ,无法停歇 ,那就是我们单位的美食微信群。

说起这个群 ,组建原因纯属偶然。单位有一同事 ,其堂兄的熟食 熏烤鹅 小有名气 ,很多同事苦于没时间或者不认识卖点 ,于是委托同事带过来。这消息在办公室很快散播 ,委托的人多了 ,为了方便联络 ,同事灵机一动 ,临时组建一个美食群。

这等于把菜送到家门口 ,正中很多主妇下怀。在群里先告知送菜时间 ,愿者就在规定时间点前跟帖。这种方式 ,方便了你我他 ,很快 ,一传十十传百 ,很多同事纷纷加入 ,就是那些平时不关心柴米油盐的男士 ,也进了这个群。

买完这东西 ,大家开始思忖 ,是否也可以卖一些其他必需品 ? 于是 ,一些热心者 就把亲戚产品引荐到群里 ,先在群里告知一下 ,想要的自觉接龙。

在我印象中 ,群里无所不卖 ,从熏烤鹅、大米、粽子、面包、素面、甘蔗 ,到旅游鞋、丝袜、衣服和化妆品 ,以及各类零食各类水果 ,无所不及 ,简直就是便利超市。居家过日子 ,谁不想图个方便呢 ? 所以每次参与的人都不少。

由于买卖人之间不一定是微信好友 ,那么钱怎么付呢 ? 不知不觉中 ,萌生潜规则 ,直接在群里发红包 ,写着什么人什么东西。奇怪的是 ,大半年来 ,群中人中规中矩 ,这些零散红包没一个被他人领取。

由于这里需求量无限大 ,久而久之 ,有的同事就把从事某些行业买卖的朋友也拉到群里 ,这下更热闹了。只要有一个产品公告 ,就不乏有人响应。可谓是 振臂一呼 ,云集响应。而群里信息时刻更新着 ,稍不留意 ,信息已改朝换代了 ,与很多好东西失之交臂。

一次 ,在食堂吃饭时 ,大家评论某某东西物美价廉 ,我一头雾水 ,追问何时买的。其实就是昨晚的事 ,只是群里信息量太大 ,我没有一一回放而已。更有意思的是 ,有位同事的哥哥新晒了虾干 ,同事在群里发了信息 ,自己便上课去了 ,待他上课回来 ,发现跟贴者无数 ,而家里备存不够 ,于是紧急公告 ,截止到第几位 ,为此还百般道歉。

课余闲聊 ,大家都惊叹这个群的巨大购买力 ,其活跃程度 ,周边没有一个群能跟它相媲美。就如有些购买疯狂的同事所反省的 ,其实 ,有些东西不是每个人急需的 ,但有人提起 ,便觉得买点也无妨 ,以备不时之需。就像平时逛菜场 ,不自觉把那些并不急需的东西也顺便买了 ,反正有冰箱保存呢。

或许依赖了这个美食群的便利 ,大家说 ,空闲时 ,其他群可以不看 ,但美食群不看不行。有人说 ,有了这个群 ,已很久没有逛超市了。



平生第一次失眠

周坚建

文革 前 ,偌大的温州市仅 4 所高中 ,位于市郊头陀寺的勤俭中学(原名永嘉县立中学)就是其中一所。1964 年秋 ,高二新学期伊始 ,我来校比别人早 ,但新寝室未确定 ,就在藏经楼老寝室凑合。因蚊子多 ,睡不安稳 ,第二天早上就去传达室拿了一盘装有锯末混拌的蚊虫药 ,用火柴把它点燃后放在一块旧木板上 ;随手又把这块旧木板摆在室内地板上 ,然后就去分部教室整理开学书本了。

午饭时间快到了 ,我先回寝室。这时惊呆了 ,那块摆放蚊虫药的旧木板早成灰烬 ,我用脚把它拨向一边 ,见地板早已着火 ,虽然面积还小 ,但火势一红一暗正向边沿蔓延 ,危在旦夕。我心急火燎下楼端了满盆水给浇灭 ,因为楼下是储藏室 ,堆放着大量的破床旧椅 ,我怕死灰复燃 ,又呼哧呼哧接连用水把它浇个湿淋淋才放心。接着 ,我去木工室取了一块小木板 ,抓了几枚钉子 ,把烧坏的地板洞悄悄地钉上了。

开学后 ,这个破地板洞虽然一直没被谁发觉 ,但我好几

周没睡安稳觉 ,甚至几次做了噩梦。

头陀寺是千年古刹名刹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勤中生活区 ,占地 5 万余平方米 ,其内全是木结构 ,住宿着千余名师生 ,且是远离市区的山岫 ,万一发生火灾 ,是很难施救的 ,幸好被发现得早 ,要不 ,头陀寺还不被我这把火烧个精光 ! 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 我越想越睡不着觉 这可以说 ,是我平生第一次失眠。也许加上当时营养不足 ,几周后 ,后脑勺掉了好几处头发 ,以致留有好几处圆孔。外人不知道说是被 头毛虫 吃掉的。我请假赶到工人医院挂了号 ,才知道是神经衰弱造成的。医生给我开了一瓶五味子糖浆和一些西药 ,不久痊愈。

平生第一次失眠经历深深印在脑海里。此后 ,我再不敢使用这种蚊虫药了 ;蚊帐买不起 ,宁可挨咬 ,一直熬到毕业 ,看到别人在用 ,也不只一次囑他一定要小心 ,特别是人走火熄最要紧。这好像有一朝给蛇咬 ,十年怕井绳之嫌 ,但时刻绷紧防患于未然的弦是无可厚非的。

掘番薯

高振千

前些天一回到老家 ,就听母亲说掘番薯 ,好像把腰给闪了。明天我去掘就是 ,你千万别动了 ,万一伤了身体太不值得了 ! 我连忙劝说母亲。

第二天起个大早 ,雨已戛然而止 ,天空时阴时晴。吃过母亲煮的饺子 ,就打算到田里掘番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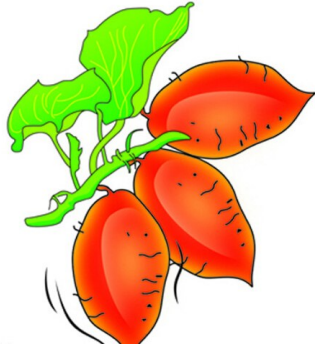
母亲田头小菜园离家不远 ,总共四垄番薯 ,已被她陆陆续续掘了两垄。掘番薯先要将园里的番薯藤割掉。郁郁青青的番薯藤长得异常茂盛 ,错综复杂完全覆盖了两垄泥土 ,长长的番薯

藤紧紧缠绕难解难分。看来一根根割太费神费力 ,反正现在藤也不要了 ,操刀砍方便。母亲说 : 你把藤一株株割了 ,卷过去 ,滚成一团再扔到园头。

按照母亲说法 ,拿着镰刀左劈右砍 ,惊起藤下许多小飞虫小爬虫 ,可那番薯藤还是不肯束手就擒。没几下 ,两只手就有些发酸。在母亲协助下 ,终于把一垄番薯藤弄干净。母亲叫我开始掘番薯 ,另外一垄番薯藤由她来清理。

湿透的泥土有些黏糊糊。谁知锄头一使劲下去 ,就露出白花花番薯 ,一个不大不小的番薯被劈开两半 ,真可惜。以前在山上掘过番薯 ,都是在藤株边锄头下去一扳 ,蓬松的泥土炸裂开来 ,然后将那藤株一拉 ,小灯笼似的番薯就一整串出来 ,再抖掉番薯身上的泥土就行了。

可是 ,今年母亲园里的番薯 ,生长得有些不按常理出牌 ,不再固定在藤株下面 ,基本上到处都有 ,又到处都没有。这就要小心翼翼一锄头一锄头把泥土从底下翻上来 ,仔细观察每个泥块 ,掘番薯弄得跟掏花生一样 ,但番薯还是少得可怜 ,且个头不大、颜色不好 ,跟去年的丰收根本无法相比。



太阳时隐时现 ,没干几下就已挥汗如雨 ,额头汗珠吧嗒吧嗒地掉 ,胸前后背衬衣完全湿透。看看摆弄好久 ,才翻掘一小段 ,前面还有那么一大截 ,真感觉遥遥无期。而割完番薯藤的母亲 ,开始收拾泥土中的番薯 ,掰下番薯上的泥土装入袋子。

一垄番薯总算翻掘完毕 ,我实在累得不行 ,借口口渴 ,回家喝点饮料 ,顺便把两小袋番薯用小推车推回去。休息一会儿 ,接下来劳作顺畅多了。

累了半天 ,浑身酸痛两天 ,收获的番薯估计不足百斤 ,算算价钱哑然失笑。不过 ,那毕竟是母亲劳动果实 ,也是自己流汗出力的收成。



文章有删减 ,详见微信公号
人文瑞安 扫一扫 加关注。
3066747224@qq.com